

王统照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沉船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王统照著

XIANDAI MINGJIA JINGDIAN

沉船

I216.2
39
:4(4)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1508

新世纪出版社

现代名家经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名家经典——沉船/王统照著

湖南:新世纪出版社,1998,10

ISBN7-5405-1672-0/I·191

I 沉… II 王… III 小说、散文-中国-现代 IV.136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0918 号

现代名家经典(第四辑)

作者:王统照 编著

出版发行:新世纪出版社

地址:湖南长沙曙光路 98 号

邮政编码:410005

经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72.275

字数:1,468,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7-5405-1672-0/I·191

定价:(全八册)238.40 元 本册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前 言

1

前 言

面对他人的不幸，有良知的人们都会给与同情，但其中所包含的意味却迥然不同。有的人天生便有优越感，他们的同情是居高临下的，仿佛是对受苦者的恩赐；有的则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同类充满激情的挚爱，他们不仅仅关注不幸的人们，还尽力去体会受苦者的感情，为他们的痛楚而焦虑，为他们的快乐而欣慰，并从中激发出创作的冲动。这样的作品将因人性的高贵而永恒。因生活的苦楚和丰富而散发出持久的魅力，这样的作家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

20年代初，从参与创立文学研究会开始便活跃于我囡文坛的王统照便是其中的一位。和所有敏感、执着真理的青年一样，他迫切希望寻找一条捷简的路径，让众生脱离苦

境。王统照在创作的初期便是依据这样的思路，将希望寄托在“爱”和“美”当中。深厚的古典文学根基使他沉湎于飘忽的文字，纯静的意境，行云流水般流畅的叙事风格中。其间虽然也流露出对人间不平的愤慨，但由于涉世未深，多少有点少年不知愁滋味却要强说愁的意味。这时的“爱”还只是抽象的，“美”也有点外在。这里所选的小说《雪后》、《沉思》等，散文《片云四则》、《海滨小品》等便属于这一类。虽然其中有幼稚的地方，但从王统照创作的起点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潜力。痛苦使人早熟。整日思索社会问题，并不甘停留于肤浅认识的王统照没多久就脱离了这一创作上“乳臭未干”的时期。他自己在回忆中曾说：“虽然并没有几年的间隔，而对人生苦痛的尖刺愈来愈觉得锋利，”因而“不只是从理想中祈求慰安”了。在《三角的距离》中，他通过对一位女教师心理变化的描述为我们勾勒了他其时的心境：“然而她一年年走下岁月的绝壁，足趾上满敷着荆棘刺伤……”阅。历的加宽、思考的加深使他的作品渐渐从飘忽不定中沉静下来，降落在现实的平凡中。从小说《湖畔儿语》、《生与死的一行列》的选材上；我们可以看出王统照在创作上的把握能力已经成熟了。他虽不是终日拥坐书城的旧式文人，但与下层贫民毕竟有一段距离，对于暗娼、杠夫的生活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然而对于他们的同情使他不愿回避这样的题材，于是在前一篇中他巧妙地用了曲笔，后一篇则尽力不用直接心理描述，而是通过对话、动作来勾勒。再后来，他更是专注于将笔墨泼撒在崩溃、凋败的北方农村。我以为，《沉船》、《五十元》是他短篇小说中的精品。两篇文章在技巧上不落任何雕琢痕迹，而内在的张力却随着不动声色的描写渐渐达到高潮，虽没有惊骇世俗的情节，文中所蕴含

的悲剧性却令人掩卷长思。

这里所收的散文分属于王统照的五个集子，大多作于30年代。其中有他游历东北和欧洲时的散记，也有在书斋中写下的散文和寓言。即便是散文，王统照也没有一味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我们从文中甚至很难知道他自己的故事，但他笔下那些没有姓氏的人们却呼之欲出。在雪野中从容讲叙自己坎坷一生的养猪老人；勤奋上进、不知疲倦却受人猜疑的童仆；暗夜中为夭折的孩子而啜泣的陌生女子；不愿抢劫乡里却只落得乞讨的退职军人……这些就生活在身边却少为人注意的人们挣扎在自己灰色的命运之网中，怎能让王统照不动心呢！他心中潜伏着的对“爱”和“美”的追求此时终于奔涌出来，化作人类感情中最高尚的一种：真挚的同情。隔绝在不同际遇的人们之间的长堤在他的热血中坍塌，他的人生因此更加丰富，他的作品也因此赢得更多的知音。

目 录

1

目 录

前言	郑 实 1
----------	-------

小 说

雪 后	1
沉 思	6
春雨之夜	14
湖 畔	19
生与的一行列	27
沉 船	36
号 声	51
“挽天风雪梦牢骚”	59

刀柄	74
“隔绝阳曦”	91
五十元	102
母爱	122
“华亭鹤”	133

散 文

老人	148
诗话	154
失业者之歌	162
片云四则	171
海滨小品	181
《子恺画集》之一页	190
悼志摩	197
我读小说与写小说的经过	204
平常的故事	212
功利观的天秤	220
玫瑰色中的黎明	222
命运的骰子	223
三角的距离	225
云破月来	238
不易安眠	240
一星星那样大的明点	242
渐渐感着夜寒了	245

雪 后

北京附近有个村庄，离铁道不远。十二月某日下了一天的雪，到下午才止住。第二天天色虽还没明，全镇的房舍、树木，在白色积雪中映着，破晓的时候格外清显。

晨鸡喔喔地啼了几声，接连着引起了镇里的犬吠。正在这时，村庄的前面，忽然起了一个沉重响亮的声音，接着就是枪声、马蹄践在雪上的声、呼喊的声，还夹杂着一些细小声响。这等声响约停了二十分钟，又复大作起来。立时引起了村中最东一家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在破絮被里颤栗的感觉。

破茅屋中，被雪光映着，靠北墙一张床上躺着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身旁有个五六岁的男孩子。他们盖着薄薄絮被，冷风从沉黑的窗中穿进，使他们几乎不敢露出头来。

重大可惊的声响，从冷厉空气里传到他们的耳膜来。那个妇人也早已醒了，然而她的心，正悬在辽远的地方，和不可思议的事上去，没说话。小孩子正盼着天明，好继续游戏。他也不怕冷，时时爬起来，瞧瞧窗户，只见很白亮的，却也不知天明没有。看看母亲，正睡的熟，不过看她的头发，时时有有些松动，又听着从她喉里，发出一种轻细像是哭的微声来；和平日抱着他，在她膝上，看一封信时发出来的声息一样。他是个聪明胆大的孩子，在这深夜破晓时，他这种联想在他幼稚的心中，同电光闪动的‘般快。即时，他又起来望望窗上的白色。他忽有不敢确定的思想，“这白色的雪吗？雪是白的，怎么又化成污泥在河沟里流着？”他这种推理是片段的，然而他幼稚的心中有这一念，却陡然觉得皮肤上也有些冷意。这时村前的响声正砰砰拍拍大作起来，他不知怎的一回事，但是觉得耳朵里几乎装不下了。他虽没听过这种声响，又不知是甚么声响，因为他自下生以后，所听见的鸡鸣声、簸谷声、春鸟的歌声、田圃里的桔槔放水声，母亲拍着他睡唱儿歌的声，这些声都是他很注意的，再大一点而可怕的声响，就是村中的群狗互相打架的声了。至于这雪后的早上忽有这种狂轰的大声响，他一向没曾听过。——因为他小的时候，村中也有这种声响，不过他记不得。——他小而冻破的手也有些颤动，似乎觉得窗桶一动一动地也将倒下来了，他于是带着被子，滚到母亲怀里道：

“甚么？……甚么？我的耳朵！……”

他母亲用枯瘦的手腕将他搂住道：“不要怕……这是军队打野操的声响。……”

“甚么军队？……”他很疑惑地这样问。

“军队是肩着枪刀打仗的。……”

“就和李文子拿的那个用纸糊的枪一样吗？……他说是他父亲给他买的。……”

她却没即时回答他，这时窗外的炮声又作，她便含糊着道：

“不！……不！……”

他便不再问了，害怕的心也减去了一半，但是在他母亲怀里很注意地听那忽轻忽骤断续的声响。她一手搂着这个可怜的孩子，一手把披下来的乱发慢慢拢上额角。室中已甚明亮，然而却觉得越发沉静，风声吹着落在地上的雪花，沙沙地打在纸窗上响。半晌，那孩子忽然问道：

“母亲……我父亲……你说也有枪，他现在哪里？也在黑夜里作这种事吗？……”

她听他这句幼小而痴想的话，却没的甚么说，只是从眼角里流下了一颗泪珠，滴在孩子的短发上。

天明了，村前的声响也停止了。冬晨的空气非常清冷，似乎也从长眠中醒悟过来一般，而村中的人都拿这早上的事作谈料。

村前，雪后的一片田野里，白茫茫的雪光，有许多凌乱杂沓、泥土交融的痕迹。田野旁一条小河，也全结了冰。惨淡的日光映在冰上，也不见得有些融化。北风奇冷，吹着树枝上的雪堕落在河冰上，发出轻清的声响。一望无际的雪，地上不见有一个行人。

独有在被中惊怕的孩子，这时他却不怕冷，远远地领了四五个小伙伴，冒着咽人的寒风，从镇中跑出。他在这四五个同伴里是较小一些，然而还有比他小的一个女孩子，戴着一顶绿绒花结帽，也在后边跟着他跑。

他像首领似的，要表示他的功绩，脸上虽是冻得发了

紫，他却是一边跑着，一边鼓起勇气，和他那些小同伴断断续续地说道：“宝云……和姐姐儿……你们看看我昨儿用雪盖的小楼啊！……我和吴妹妹盖的。……就在河边上，……就在河边上，管许你们一瞧就乐了。……走！走！……看小楼去。……”他不等说完就跑到河边，那些小孩子也咕咕呱呱地随在他身后乱说。

河岸很平正，昨夜的风虽冷冽，可也不大。他与他的吴妹妹，费了一下晚工夫，盖成的一座小楼，两边用雪块堆好，明明在河岸上。他们因那游戏的工作，连小手都冻破了。他自己昨晚回家，同母亲说了半天，恨不能即刻天亮，好去领那些小伙伴，夸示他们特殊的本事。所以早上在母亲怀中，虽听了奇怪的声响，和看见母亲的泪痕，但他不知是甚么事，也早忘了。这回只是急急去找他那在雪后的小建筑物。

可是，河水仍然全冻着，树枝堕雪仍然时时掉在冰上，一望无际的田野里，仍然是白光幻耀，但他沿着河岸，跑来跑去，就是没有了他与他的吴妹妹昨晚很辛苦用雪堆成的小楼。河岸上只有纵横的马蹄和无数皮靴的痕迹，就是昨天晚上很平的雪地上，也忽的扫去一道，堆起一片，完全不是昨天那个样子。

他急的乱说也说不清楚，别的孩子，也看得呆了！那个戴绿绒花结帽的小姑娘，却眼包着幼稚而可怜的泪痕道：“瞧咧！……没有了！谁给我们毁坏了！……你们瞧我的手咧。……”她伸出小手来给这些孩子看，白而嫩的皮肤上已红了几块，且肿得裂破了。

他这次失败，便给他娇嫩的童心里添了层重大的打击，仿佛比着成年人的失恋还厉害。他说不出地难过！别的孩

子虽也不说甚么，只是愣愣地向他看。他觉得他们眼光中所含的意思，是疑他诳骗他们，不禁叫道：“变了……变了……甚么都变了！地也高了……低了……这是些什么怪物的足迹，可将白雪弄脏了？……变了！……我那用雪盖的小楼也被怪物吃去了！……”有个很瘦弱的男孩子道，“变，……变！你们没听见今儿早上那些声响？……我吓死了！……怪物的声。……把你的东西吃去了！你看这雪地上不是变了吗？”这个孩子仿佛觉得自己所见高出于他们以上，然而说到这里也有些气促色变。他和同来的小伙伴都有些惊惶害怕的样子。看看河水、地上的痕迹，都不说一句话，静悄悄地从雪道上回村里去。而那位小姑娘，一会看看自己的小手，口里还咕哝着道：“我的呢？……谁毁坏了？……”她跟在一群小孩子后面时时回头，从包着泪的眼光中望望河岸的残雪。她头上的花结，也被风吹着飘飘地微动。

1920年 11 月。

沉 思

韩叔云坐在他的画室里，正向西面宽大的玻璃窗子深沉地凝望。他有三十二三岁的年纪，是个壮年的画家。他住在这间屋子里，在最近三四年所出的作品有几种很博得社会上良好的批评，但他总不以自己的艺术晶能满足他的天才的发挥；所以在最近期中，想画一幅极有艺术价值而可表现人生真美的绘画，送到绘画展览会想博得一个最大的荣誉。他想：她已经应允来作我这绘画的模型——裸体的模型——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在现代的女子中，她虽是女优，却有这种精神，情愿将她的肌体一一呈露到我的笔尖上，以我的画才表现出来。这才是真正的曲线美哩。哦！这是我一生最得意的艺术表现！她美丽而温和，即使能把她那一对大而黑的眼睛画出，也足使我们绘画界的作家都

搁笔了。

他作这种想法非常愉快，是真洁的愉快。是艺术家艺术冲动的愉快。

这时正当春暮，他穿了一身灰色的呢洋服，加一朵紫色绫花的领结，衬着雪白领子。他满脸上现出了无限欣喜的情绪。窗外的日影已经慢慢地移过了对面一所花园中的楼顶，金色兼着虹彩的落日余光，反射着天上一群白肚青翼的鸽子，一闪一闪的光线耀人眼光。这群鸽子飞翔空中，鸣叫的声音也同发挥自然的美惠一样。

画室里充满了和静，深沉而安定的空气；韩叔云据在一张新式的斜面画案上，很精细地一笔一笔在描他对面的那个裸体美人的轮廓。他把前天那种喜乐都收藏在心里，这时拿出他全付的艺术天才，对于这个活动的裸体模型作周到细密的观察。琼逸女士，斜坐在西窗下一个垫了绣袱的沙发上，右手托住沙发的靠背，抚着自己的额角。一头柔润细腻的头发表自然蓬松着，不十分齐整。她那白润中显出微红的皮肤色素，和那双一见能感人极深的眼睛，与耳轮的外廓——半掩在发中——都表现出难以形容的美丽。腰间斜拖着极明极薄的茜色轻纱，半堆在沙发上，半拖在地上的绒毯上面。在那如波纹的细纱中，浮显出琢玉似的身體与纱的颜色相映。下面赤着双足，却非常平整、洁净，与云母石刻成的一样。她的态度自然安闲，更显出她不深思而深思的表情来。玻璃窗子虽被罗纹的白幕遮住，而净淡的日光线射到她的肉体上，越发有一种令人生出十分肃静的光景。

这时两个人都没一点声音，满室里充满了艺术的意味，与自然幽静的香味——是几上一瓶芍药花香和她的肉体上

发散的香味。这位画家的灵魂沉浸在这香味里了。

两点半钟已过，忽有一种声浪从窗外传来。韩叔云向来不许有别人的声音打扰他的作画，现在正画的出神，正在画意上用功夫，竭力想发挥他的艺术天才，对着这个人身美心中却也怦怦地乱跃。他一笔一笔的画下去，他的思想，也一起一落，不知如何，总是不能安静。不意这叩门的声浪忽来惊破他的思潮。且是一连几次的门铃，扯得非常的响。他怒极了！再也不能画了，丢下笔，跑出画室。走到门口的时候，无意中回头来看看琼逸，她仍是手抚着额角，一动不动，而洁白手腕上的皮肤里的青脉管，显得非常清楚。

大门开了，他一看来的人像是个新闻记者，又像是个教书的青年，戴一顶讲究的薄绒帽，这却拿在手里扇风。天气并不很暖，他头上偏有几个汗珠。他的脸色在苍白色中现出原是活泼秀美的神情。这时见门开了，不等韩叔云说一句话，便踏进门来道：

“密斯脱韩，……是你吗？”

韩叔云也摸不清头脑，本来一团怒气，更加上些疑惑，匆忙里道：

“是呀，我是……但……”

“好……画室在哪里？……哼……大画师！……”话还没说完，便要往里跑；叔云截上一步道：“少年……你是谁？为甚么这样？……”

“我呀……是‘日日新闻’的记者，……琼逸女士，在这里吗？……”

他说时用精锐的眼光注射着叔云。叔云明白了他是甚么人，更不由非常生气，把住少年的臂膀，想拉着他出去。正当这时，琼逸女士披着茜纱的长帔，把画室的西窗开放，

叫出惊促的声音道：

“我以为是谁，还是你……你呀！请密斯脱韩让他到屋里坐吧。”

琼云抱了一腔子怒气，方要向着这个少年发泄，不料琼逸却从窗里说出这个话，竟要将他让到自己的画室里去。他简直手指都发抖了。那个少年更不管他，便闯进了画室。叔云也脸红气促，跟了进来。

琼逸满脸欣喜，披着茜纱长幔，两只润丽的眼睛，含了无限的乐意。待到青年进来后，便用双手握住了他的两臂。但青年看看屋里的画具，和她这种披着轻纱的裸体，觉得他所听的话，是没甚么疑惑了！他脸上也发了一阵微红，即刻变成郁怒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反抓住她的手向叔云看。叔云此时，心里的艺术性已经消失无余了，从心灵中冒出热情的火焰来，面上火也似的热，觉得有些把持不定，恨不得将青年即时打死。自己也知道这话不能说出，便用力地坐在一把软椅上，用力过猛，几将弹簧坐陷。琼逸握住青年的手，觉得其冷如冰，也很奇怪。

青年对她除了极冷冷的不自然的微笑外，更不说别的话。把乍叩门时那种怒气又消失了，变成一种忧郁懊丧的面色。她后来几乎落下泪来。不多时穿好衣服，也不顾和叔云辞别，并着青年的肩膀走了出去。

叔云不能说一句话，眼睁睁望着她的影子，随了青年走去！白色丝裙的摆纹摇动，也似乎嘲笑他的失意一展。看她对待青年那种亲密态度，恨不能立刻便同他决斗。不知怎的，他原来的艺术性完全消失了！他望了她来作裸体模型的钟点是过了，他似是仍然看见她的充实、美满、如云石琢成的身子还斜欹在那个沙发上。他恨极了，身上都觉得